



燕南飞 凡一◎著

Yin Sen
Lian Ren

阴森恋人

最邪恶的诡计 最绝望的爱恋 最极致的骗局
爱是一种毒 明知飞蛾扑火 也要义无反顾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

Yin Sen
Lian Ren

阴森恋人

燕南飞 凡一◎著

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阴森恋人/燕南飞, 凡一著. -- 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12.5

ISBN 978-7-5336-6688-0

I. ①阴… II. ①燕… ②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76025号

书 名: 阴森恋人 作 者: 燕南飞 凡 一

出 版 人: 朱智润 策 划: 阿卡狄亚 策划编辑: 刘 华
责任编辑: 黄胜富 装帧设计: 江山社稷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安徽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(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, 邮编230601)
营销部电话: (0551) 3683010, 3683011, 3683015
印 刷: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电话: (010) 63809606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 印 张: 14 字 数: 213千字
版 次: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6-6688-0

定 价: 29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第1章 闯入禁地 · 001

第2章 野人行凶 · 021

第3章 诡异杀戮 · 039

第4章 地下恋情 · 061

第5章 神秘老太 · 079

第6章 古墓机关 · 097

第7章 绝处逢生 · 115

第8章 真凶现身 · 135

第9章 杀人回忆 · 149

Yin Sen
Lian Ren
阴森恋人

第10章 再入地下 · 169

第11章 爱如深海 · 193

第12章 尾 声 · 207

第1章 闯入禁地

身高两米，穿四十七码的鞋子，体重110公斤，能够举起800公斤的重物，凶手还是人吗？简直是个怪物，而且还是个跛子。





第1章

闯入禁地

陆凡一晨跑回来，刚一进门就听见电话铃声催命地响着。他弯腰站在玄关，脱掉慢跑鞋和白色运动袜，汗水沿着他的脖子和臂膀淌下，灰色的耐克外套湿漉漉地沾着他强健的胸膛，运动短裤下是一双常年锻炼的修长结实的腿。

他光着脚，从容地穿过客厅，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一把脸，接起电话。他已经做好了听坏消息的准备。

“我想你一定猜到了，我为什么打电话过来。”话筒里传来W市公安局重案中队长欧阳嘉的声音，这让陆凡一既惊讶又不安，他知道，除非事关重大，否则她不会在他休假的时候打电话找他。

此刻，欧阳嘉无暇寒暄，直入正题，声音听上去凝重而严峻：“有大案子发生，清河县城一个叫坟岭村的地方发生一起灭门案，四尸五命，其中一名死者是已怀孕六个月的孕妇。法医周琳十分钟前已经出发。”

“该死的！”陆凡一猜得没错，果然又是这种事。

那些人格异常、病态、没有良知的暴力分子就非得把警察都逼疯吗？而且，“坟岭”这个名字听上去真的很不吉利。他真希望自己没有接到这个电话，因为这根本不是他想听的。停顿了一会儿，他问：“为什么打电话告诉我

这起案子？”

“我不该打这个电话，但重案队总得派一些破案经验丰富的警察过去。”

“说实话，我实在不愿意蹚这种浑水，好不容易才申请到的假期，就这样被一个疯子毁了，你知道我已经两年没休假了。”陆凡一存心抱怨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将逐渐高涨的怒气慢慢平息下去，“没完没了的谋杀案，妈的，我真是受够了。”

“你怎么变得这么愤世嫉俗？”欧阳嘉没想到陆凡一能说出脏话。

“不是我愤世嫉俗。”陆凡一刚刚压下的怒气又莫名地被点燃，“一闭上眼睛我就能看到死者家属悲痛欲绝的面孔，他们挤在一起，等待警察宣布令人心碎的噩耗。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奔走在冷冰冰的案发现场、和罪犯打交道，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，总是被噩梦纠缠。现在，我只想好好休息几天，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！再说，重案队有那么多经验丰富的老警察，难道非得派我过去吗？”

电话那头一阵沉默，许久才响起欧阳嘉的声音：“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没办法，五条人命的凶杀案，加上死因蹊跷，这可是大案子。好了，发完牢骚就赶紧收拾行李，和你亲爱的假期告别吧。对了，案发地点是山区，冬天温度极低，做好保暖工作。”

听着电话挂断后传来嘟嘟的忙音，陆凡一恨不得找个人来揍一顿发泄一下，他没来由地恼火，却又不知道该迁怒到谁身上。没完没了的凶杀案压得人无法呼吸，他的心里忽然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倦意。

他和欧阳嘉由初次见面时的针锋相对到如今的惺惺相惜，其中的重重险阻，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胆战心惊。从“6·20”连环分尸案开始，到后来的割舌断头案，到破译FBI向全球求助的腐尸密码，再到一年前的追踪开膛手杰克，每一个案子都惊心动魄，每一次他和欧阳嘉几乎都毫无例外地与死神擦肩而过。现在，两人又要一起并肩作战了。这一次，不知道又会碰到什么糟糕的情况。

甩了甩头发上的汗珠，他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欧阳嘉刚刚电话里说的那

起灭门案——四尸五命，其中一个受害人是身怀六甲的孕妇，一个家庭就这样毁了，只因为某个混蛋突然手痒了。

三十分钟后，车子沿着高速公路往清河县城方向开去，车里的暖气开得很足，侧面的车窗上蒙着一层厚厚的雾气。车载的GPS根本定位不到坟岭村的坐标，就好像这个小村庄根本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样，没办法，只能先到清河县城再看路标了。

车子后备厢里有防水的登山靴、厚皮手套、保暖夹克，还有很多厚袜子和内衣。山区的夜间温度普遍会比市区低五到六度，尤其是深冬，山里凛冽的寒风会刺穿人的心脏。

开到南郊高速收费站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是重案队民警李宁。从陆凡一接任首席警探的工作开始，李宁就一直和他搭档。

“你听说了吗？”李宁的声音一惊一乍的，“我们现在要去的坟岭村，三十年前因为爆发瘟疫死过很多人。妈的，快过年了，还要去那种鬼地方办案，真是倒霉透了。”

陆凡一不理睬他的抱怨，直接问：“还有这事？关于三十年前的瘟疫，你还知道多少？”

“我只知道死了将近一百人，别的就不清楚了！对了，你知道怎么走吧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根据李宁给的路线，车子一路往北，下了高速，穿过清河县城，驶过一家废弃的炼钢厂，那些生了锈的铁架子和巨大的高炉矗立在灰白的天空下，像一面在寒冬中萧瑟破旧的战旗。

沿着修建在几座大山之间的盘山公路行驶，开了八十多公里居然没碰到一辆车。山间的清晨雾气蒙蒙的，车子行驶在盘山公路上就像漂浮在云里，挡风玻璃前方的能见度不足五米，稍不留神车子就会冲出公路掉进山谷，他不得不打开远光灯和闪烁的报警灯，再次减慢车速，以三十迈的速度前行。

好不容易在一个三岔路口看到一块路标，上面除了指示的箭头外，还写

着一句话：

欢迎进 坟 ！

陆凡一吓了一跳，擦去挡风玻璃上的雾气，再仔细看了看，这才松了口气。

原来路牌上写的是“欢迎进入坟岭！”，因为年久失修，“入”和“岭”两个字的字迹非常模糊，所以看上去变成了“欢迎进 坟 ”。

他朝箭头所指的方向打转方向盘，又开了四十多公里，依然是杳无人烟，连只鸟都没看到。刚才路牌上的字却不停地在他心头盘旋，让人忍不住产生不愉快的联想。

傍晚五点，天快擦黑的时候，陆凡一终于到达了案发地点坟岭村，整个村庄像笼罩在一场无边无际的时间灰烬里。

走在冰冷污秽的灰色迷雾中，陆凡一恍恍惚惚觉得自己好像闯进了某一个与世隔绝的禁地，一种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的感觉慢慢地爬上心头。

早已经有人等在村口了，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鼻头冻得通红，头发上结着一层白霜，见到陆凡一的车，他马上跑上来：“你是市重案队的吧？我是坟岭派出所民警小宋，马所长让我在这里等你。”小伙子一看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新手警察。

“你好，小宋，我是重案队民警陆凡一！”陆凡一打开车门，让他坐上车，将车里的暖气又开大了一些。

车子沿着冻僵的黄泥路颠簸着往村里开去，车轮碾过碎石子的声响犹如打鼓一般刺耳。陆凡一擦去玻璃窗上的雾气，稍微摇下车窗以看清窗外的景致。窗外，几个村民站在路边，看到他们的车子，眼中透着惊恐和不安，低声交头接耳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

“有人比我先到吗？”陆凡一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，收回目光，转头问小宋。

“周法医半个小时前刚到，我们派出所的马所长带她去案发现场了，你是第二个到的。”小宋回答。

车子路过一座山丘，陆凡一从车窗望过去，顿时目瞪口呆。天哪！他从

来没见过这么密集的坟墓，就像天花病人身上簇拥着石灰一样坚硬的灰白脓疱，数千块灰色的墓碑冰冷地直指天空。山丘周围用铁丝刺网围起来，整个山丘就像一个罪恶的死亡禁区，让人觉得特别怪异。

“这些坟是怎么回事？”生平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墓碑，陆凡一只觉得一阵晕眩。

“你不知道吗？这个地方三十年前爆发过一次严重的瘟疫。”

“听说死了很多人。”

“是的，确实死了很多人。”小宋伸手指着远处山上的坟墓，“死的人当时就葬在了那座荒山上。”他似乎不愿意多谈瘟疫的事，匆匆结束了话题，“我也是刚从警校毕业分配到这儿的，你如果了解更多的情况，得问村里的老人，我就不太清楚了。”

陆凡一若有所思地紧绷着下巴，似乎嗅到了一种不安和危险的气息。

两人一路沉默。

“在那个卖店转弯。”小宋指着前头说，“一直走到头，就会看到一排平房。”

车子经过小卖店时，木头窗户里忽然探出一颗脑袋，是一个体态浑圆的妇人，穿着涤纶之类的面料裁制成的古怪长袍。看到警车，她的表情显得相当烦躁，两片厚厚的嘴唇飞快地翻动，像是在跟隐藏在她身后的某个人说话，又像是在碎碎念什么咒语。有人在她身后用打火机点燃一根香烟，黑暗中看不清那人的模样。

拐个弯又开了十几米就到了案发现场。陆凡一从车窗望出去，果然看到一溜三间白砖小平房，是那种北方偏远农村里最常见的房子，墙上挂着的成串老玉米和红通通的干辣椒在寒风中来回摆动。平房前面是一个同样用白砖围成的简陋小院，几个交警用的雪糕筒拉着一条普通的红色尼龙绳就算是警戒线了。

几个村民双手插在棉衣袖筒里，似乎不敢靠近，只缩着脖子往屋子里头看。现场竟然没有一个穿制服的警察，只有一辆银色的东风雪铁龙停在院子外面的一株歪脖枣树下，那是首席法医周琳的车。

陆凡一熄火，从警用吉普车上跳下来，立刻就闻到风里传来的一股怪味儿，越接近院子，味道越浓。跨过警戒线站在房门口的时候，那气味呛得人简直无法呼吸。他终于分辨出来了，是血腥味。

看到陆凡一走进院子，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立刻走上来，他头发稀薄且几近全白，伸出一双厚实的大手紧紧握住陆凡一的手，他的手指很粗，看得出来饱受关节炎之苦，操着一口淳朴的地方口音：“你好你好，我是坟岭派出所所长马当先，你是市里派来的首席警探陆凡一吧？”

“你好，马所长，我是陆凡一，情况现在怎么样？”陆凡一跳过寒暄，直接进入正题。

“一共有四个被害人，分别是老李两口子，以及老李的儿子和儿媳妇。今天早上，他家邻居也是闻着味儿不对，过来瞅瞅，这才发现他们一家四口人都死了。”

“我现在需要进入现场看一下。”陆凡一在脚上套上鞋套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乳白色的手套戴上，往屋里瞟了一眼，漆黑一片，就问，“怎么没开灯？”

“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停电，我已经叫人往镇里打电话问了，说是镇里年底检修线路，晚上会来电的。”马所长也很无奈，把自己的老式手电筒递给陆凡一，“陆警官，要不你先用我的手电筒吧！”

陆凡一向这个淳朴的山里汉子道了谢，接过手电筒，走进漆黑的屋子。

这是北方农村最普通的小平房，中间是正房，搭着做饭的灶头，还有个暖炕，炕上摆着一个吃饭用的小方桌。左右两间分别是老李两口子和他儿子儿媳的卧室。

推开右边卧室的门，就看到里面有一束手电筒的光，是周琳。

“怎么就你过来了？重案队其他人呢？”这位首席法医的语气听上去咄咄逼人，显然是陷入了某种困境。

“还在路上。”陆凡一走过去。

“看来这个春节，我们都会很难熬。”

“情况很严重？”陆凡一敏锐地捕捉到她话里隐藏着的危机，他进入重

案队第一年就认识了这位首席法医，两人就以这种呆板的工作关系延续着奇特的友谊。

“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。”周琳已经对尸体进行了物证复原检验，包括用棉花棒采集尸体上的体液，用剪刀剪指甲，拔去体毛和阴部毛发等，因为最关键的证据往往隐藏在最幽暗细小的孔隙里，藏在死者的指甲或者毛发中。此刻，她戴着特殊的护目镜，把探测仪装在三脚架上，她像手握焊枪那样握着探测仪末端的光纤棒，正用细如铅笔芯的蓝色强光束扫描尸体的细节部位。

这台仪器小巧而昂贵，通过更换光谱镜头，能够放射出波长为三百八十纳米到七百八十纳米之间的光线，探测人眼看不到的指纹和各类微小痕迹。

陆凡一包着鞋套的双脚所踏之处全是粘糊糊的，不用看也知道，整个地面已经被血全部覆盖了。手电筒的光线沿着地板慢慢移到床上，床单被血浸透了，然后是一双男人的脚，两腿直直地伸着，往上是靠坐在床背上的躯干，再往上是脖子，脖子上面……居然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那颗脑袋下落不明！

“该死的！”他胃里一阵翻滚，飞快地转过头，忍住呕吐的冲动。

虽然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无数次地见过死亡，被殴打得头骨碎裂的女人，被凌虐致死的老人和小孩，焚烧成黑炭的焦尸，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，但在黑暗中猛然看到这具无头尸体，还是让人一阵作呕。

房间里的血腥气味非常浓烈，在血腥气味的掩盖下，陆凡一似乎还闻到了煤气味。他皱了皱眉，手电筒照到另一具女尸，也是靠在床背上，保持着坐的姿势，只剩下光秃秃的躯干，脑袋同样不知所踪。在手电筒的照射下，脖子上碗大的伤口额外凄惨。

他想绕到周琳另一侧去查看，走过去的时候膝盖却撞到了椅子。

“要不你先出去，等来电了再进来。”周琳建议他。她知道陆凡一是重案队红得发紫的破案专家，也知道他有时候冷漠固执得像一块石头。

“没事。”

话音刚落，就听到周琳大叫一声：“小心。”

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陆凡一绊到了她仪器上的电线，接着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，只听到砰地一声，有人结结实实地摔在椅子上，椅子轰然倒塌。

“该死的。”陆凡一大叫着爬起来，狠狠啐了一口，“你一定不敢相信，我刚才整张脸浸泡在这粘稠的玩意里，我嘴巴里都是……哦，我要吐了。”他踉跄地往门口冲去。

周琳听到他呕吐了一阵后，干咳了几声又开始吐，她收起仪器，走到门外，拍了拍他的背：“吐出来会舒服点。”

陆凡一伸手擦了一把脸，又干呕了一阵，然后听到一个惊天动地声音：“凡一，你怎么了？天哪，你身上都是血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是李宁，他身后是重案队中队长欧阳嘉，两人刚下车。

陆凡一摆摆手，说不出话。

周琳把刚才发生的情形简略地说了一下。

“你先找个地方洗干净，这里交给我。”欧阳嘉皱眉。她和陆凡一因为各自的工作已经有三个月没见面了，没想到一见面就是这种情形。

陆凡一没吭声，也没敢看她，脱下外套和毛衣，扯开衬衣领子，恨不得把自己身上所有的衣服全脱下来扔进垃圾桶。太恶心了，他相信自己刚才一定咽下去一大口，要不然喉咙里怎么会直冒血腥味。

“你去马所长家洗个澡换身衣服。”欧阳嘉平静的语气下透出微微的不耐，“你现在这样只会碍手碍脚，干扰我们的注意力。”

陆凡一按捺下胃里的翻涌，有些懊恼地说：“我没事。”

这样也叫没事？死要面子活受罪！欧阳嘉飞快地看了他一眼，所有情绪都稳稳地隐藏在那双美丽的深眸中，她不再管他了，拧开手电筒和李宁一起走进案发现场。十分钟后，她走出来，脸色发白，转头问周琳：“你有什么发现？”

周琳说：“老李一家死亡时间大约是今天凌晨的2点至3点，凶手留下的足迹特别明显，从步长和足印深度判断，凶手身高大约两米，体重约110公斤。案发时，凶手穿着一双硬底皮鞋，四十七码左右。另外，从足印上看，凶手走路似乎不太稳。”

“简直是个庞然大物！”李宁嘴巴张成了夸张的“O”形，“而且还是个跛子。”

“是不是跛子现在还无法确定。”周琳更正李宁的说法。

“马所长，你们村有这样的人吗？”陆凡一问。

“绝对没有。”马所长很肯定地说，“我们村里的个子最高的男人也就一米八，体重也没有超过100公斤的，别说我们村了，就是整个镇上，也找不出这样的人啊！”

欧阳嘉皱了皱眉，问：“还有哪些线索？”

周琳继续说：“根据凶手在案发现场留下的足印顺序，以及房间内残留的气体判断，他是先进厨房打开了煤气罐，又回到院子里，等到老李一家煤气中毒后，再进入老李房间杀死老李夫妇，然后进入另一边的小李夫妇的房间行凶，四具尸体的头都不见了。”

“你说的行凶，确切地说，是不是凶手等老李一家煤气中毒后，再切下他们的脑袋，那凶器是什么？”陆凡一问，“镰刀、斧头、铁锹、菜刀，还是砍刀？”谋杀案的突破口往往都在凶器上，如果能确定凶器，这将会是一条重要的线索。

“其实你用了‘切’字，我觉得并不确切。”周琳若有所思地皱眉，“按目前的情况看……应该是没有凶器。”

“没有凶器是什么意思？”欧阳嘉看着这位首席法医为难的表情，直觉地意识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“你是说，受害人的脑袋不是被凶器切下来的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，尸体颈部的皮肤和肌肉组织呈现明显的纵向撕裂伤，并且颈部骨骼明显也是被一股强大的外力拉伸断裂的。另外，尸体双肩的锁骨和肌肉也呈断裂状，在死者肩膀位置采集到了非常明显的鞋印，与凶手的鞋印完全吻合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陆凡一、欧阳嘉、李宁和马所长都面面相觑，不敢相信自己心里的猜测。

“没错，根据目前的线索推断，凶手应该是趁被害者煤气中毒、丧失反抗能力的时候，用双脚踩住被害者的肩膀，双手抓住被害者的下颚，把头扯下来的！”

周琳说完，欧阳嘉几人全部默不作声。

“这不可能！”陆凡一马上发现问题所在，“什么人能有这么大的力气？凶手会不会是用很钝的刀子，看起来就像是把头拔下来的样子。”

周琳目光扫视着在场的几人，声音沉沉：“我可以很专业地告诉各位，死者颈部的肌肉、骨骼、皮肤都是被一个强大的纵向力拉断的，没有任何横向切割的痕迹。另外，在尸体上，除了鞋印，我没有发现任何工具留下的痕迹。”

“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，那要多大的力气啊？”李宁问。

“因为没有先例，据我的估算，至少要8000牛顿的力。”周琳回答。

“8000牛顿是什么概念？”李宁毫无头绪，看得出来，上中学的时候他的物理没学好。

“10牛顿等于一公斤，就是说相当于凶手能够提起800公斤的重物。”陆凡一说完，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，“我记得男子举重的世界纪录才260公斤。”

“身高两米，穿四十七码的鞋子，体重110公斤，能够举起800公斤的重物。”李宁眼角微微抖动，“这还是人吗？简直是个怪物。”

所有人都不吭声了。这种人别说在坟岭村了，就是全世界也找不出这样的人吧！

沉默了半分钟，陆凡一又问：“有没有采集到凶手的指纹？”

“没有。”周琳望着黑夜中的山岭，“我已经打电话给法医办公室，明天一早就有车子过来，把四具尸体运回去解剖，这里的技术条件做不了复杂的实验，发现不了新的线索。”

“看来只能这样。”欧阳嘉点点头，“我和陆凡一、李宁会在坟岭村住一段时间，你那边有什么新线索，马上联系我们。”

“没问题，不过今晚我也得在这里过夜了。”周琳说。

在马所长的安排下，陆凡一他们四人吃了饭，就在坟岭派出所二楼的宿舍住下了。宿舍很简陋，不过还算干净，靠墙放着一张单人床，床边是一套桌椅，洗手间是公共的，就在走廊的中间。走廊窗外是一棵灰秃秃的树，已是深